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

[古希腊] 爱比克泰德 著



商务印书馆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

〔古希腊〕爱比克泰德 著

王文华 译

商務印書館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古希腊)爱比克泰德著；王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 - 7 - 100 - 05495 - 9

I. 爱… II. ①爱… ②王… III. 爱比克泰德—哲学思想
IV. B502. 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737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承希腊友人瓦西利斯·C. 康斯坦达
科普洛斯船长及其家人资助出版

AÌBÍKÈTÀIDÉ LÙNSHUÓJÍ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

〔古希腊〕爱比克泰德 著

王文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495 - 9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1/2

定价：43.00 元

译序

斯多亚学派创立于公元前3世纪，在西方世界传播发展数百年，一度成为西方古代文明世界的主流哲学思想，是希腊哲学的极大发展和集大成者。其历代思想家创作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逻辑学、修辞学、语言学等多个方面。但是，遗憾的是，大部分作品均已散佚，现代学者所能看到的大多是一些残篇，且主要来自他人的间接转述。真正有完整著作传世者主要有三人：塞内卡(Seneca, 公元4~65年)，罗马皇帝尼禄的老师及顾问；马可·奥勒留(Marcus Antonius Aurelius, 公元121~180年)，罗马皇帝；还有就是本译著作者爱比克泰德(Epictetus)。

爱氏生于奴隶之家，获释前一直是地位低贱的奴隶。他的名字“爱比克泰德”在希腊语中意为“获得的”、“买来的”，恰恰说明他的奴隶出身。这与其他两位哲学家的显赫地位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爱氏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但仍有一些零星细节值得注意：

第一，爱氏生于罗马行省福吕吉亚(Phrygia)的希罗波利斯(Hieropolis, 今土耳其境内)。福吕吉亚人的一个最鲜明特点就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对自己的神灵怀有一种热烈到几近迷狂的执著和

崇拜,爱氏之后的孟他努斯(Montanus)就是一个典型代表^①。爱氏的灵魂也无疑深深锲有这种执著。据 Oldfather(1925)统计,“自由”一词在《论说集》中一共出现过 130 次之多^②,这是《新约》的六倍,马可·奥勒留《沉思录》的二倍。斯多亚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素以严格的一神论信仰和命定论思想闻名,但爱氏则以其对斯多亚神灵生动逼真的描绘以及对人生自由锲而不舍的追求而迥异于他人。

第二,爱氏幼年来到罗马,做过爱帕夫罗迪德(Epaphroditus)的奴隶^③,后者曾是尼禄皇帝的奴隶,后被释为自由人,成为尼禄的秘书,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物。由于这种生活场景,爱氏在《论说集》中经常会生动逼真地描述达官贵人阿谀逢迎之事。

第三,爱氏身体孱弱,一腿残疾。残疾的原因学界有两种说法,一为著名的主人摧残说,一为幼年小儿麻痹症说。针对这个问

^① 孟他努斯(Montanus),公元 2~9 世纪活动于小亚细亚和北非的基督教异端孟他努斯派的创始人。他在信奉基督教前曾是崇拜圣母西比里的东方狂热宗教的祭司。该派领袖经常在狂喜中进入通神状态,口吐奇言,门徒将此目为圣灵启示。参见 Lagrange, 1912, 91ff., 192ff., p. 201。

^② 我的统计与他稍有出入,参见附录四《主要哲学概念索引》。

^③ Dobbins(1998)对此表示悬疑。关于爱氏生平,大部分资料后世只能通过《论说集》本身来了解。公元 10 世纪的一个词汇手册 *Suda*(ἡ Σοῦδα, 亦作 *The Sudas* 或 *Suidas*)里记载说,“From Hierapolis in Phrygia. Slave of Epaphroditus, who was one of the bodyguards of the emperor Nero. Lame in the leg from rheumatism. Settled in Nicopolis in Epirus. Lived until the accession of Marcus. Wrote a great deal.”与事实有些出入。一、爱氏的主人不是 Nero 的警卫,而是他的秘书;二、爱氏没有活到马可·奥勒留那个时候。《论说集》第一卷第 9 章第 29 节以及第一卷第 19 章第 21 节(此后未加说明只讲卷目章次者专指《论说集》而言)爱氏自称做过奴隶。Schenkl 1916 p. vii 称他的母亲是一个奴隶,故爱氏是天生的奴隶。

题学界素有争论。与爱氏同时稍晚的塞尔苏斯(Celsus)、神学家奥利金(Origen)^①、纳兹安祖斯的格里高里(Gregory of Nazianzus)及其兄弟恺撒利乌斯(Caesarius)采纳的是第一个说法。辛普利丘(Simplicius, 102b)、普鲁塔克(Plutarch)比较中庸,仅说其“早年致残”。本特利(Bentley)^②与苏达(*Suda*)则持小儿麻痹症之说。爱氏本人虽然谈到自己瘸腿之实,但对致残原因只字未提^③。从《论说集》上下文看,即使摧残一说属实,就其性格而言,爱氏也不会对此大肆吹嘘。在提及当年的主人时,他语气和缓平淡^④,很难由此判断他的残疾是否与此主人有关。虽然《论说集》中不断提到锁链、裂刑、流放、钉十字架等种种酷刑,但这些都是斯多亚哲学家们的惯常话题,加之爱氏本人有过为奴经历,很可能会对此类酷刑描述多加润色和想象,所以,我们很难据以确定其瘸腿的真实原因。

第四,爱氏一生清贫。罗马生活期间,他长期居住在一所小屋里,除一张床、一领席、一盏灯外,几乎一无所有,房门从不上锁。据说他原来用的是一盏铁灯,后被人偷走,于是他就满足于使用泥灯了。

第五,晚年,友人去世,遗孤阿状,为抚养孤儿,爱氏结婚^⑤。

第六,为奴期间,爱氏听过当时著名的斯多亚哲学家鲁福斯的

① Origen, *contra Celsum*, vii, 53.

② *Trans. Am. Philol. Assoc.*, 1921, 53, 42.

③ i. 6. 20; i. 8. 4; i. 16. 20.

④ i. 1. 20; i. 19; 19; i. 26. 11.

⑤ 一说也许只是找了个女仆跟他住在一起。

课^①。鲁福斯是一个极富创见的思想家,与当时主流斯多亚哲学家一样,他特别强调伦理实践。据 Hense(1905)研究,他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是否应该永远听从父母的话、哲学家是否应该结婚、哲学家的收入应该有多少、妇女是否可以做哲学家、夫妇之间的理想关系是什么等。而爱氏的思想大致讲来也主要是一种实践伦理哲学而非理论伦理哲学,应该说是受到了这位老师的影响。《论说集》诸多段落均可与现存鲁福斯片段相比照。

第七,爱氏成为自由民之后,创办了自己的哲学学校,成了专职哲学家。从当时情形看,爱氏一定较有名气,因为,公元 89 年,罗马皇帝图密善将哲学家逐出罗马,爱氏也在其列。

第八,来到希腊尼科波利斯后,爱氏继续哲学教育生涯,并一直生活在此,直至去世。尼科波利斯位于亚得里亚海海岸,是罗马通往雅典的主要通道。他在那里建立的哲学学校似乎依然享有盛誉,许多著名人物在此期间都曾拜访过他。其中之一就是亚利安(Lucius Flavianus Arrianus Xenophon),罗马公民,来自比提尼亚(Bithynia),公元 107 到 109 年师从爱氏学习哲学,后成为罗马最重要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爱氏一生从未创作过任何著作,唯一流传后世的作品《爱比克泰德论说集》和《道德手册》即由此学生记录而成。亚利安的另一部著名作品是记载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历史著作^②。另外,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以及一些达官贵人也曾拜访过他。据称,凡是听过他的课的人都非常敬重他。卢奇安

① i. 9. 29; i. 1. 27.

② 亚利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2003 年。

(Lucian)记载,爱氏死后,有一个崇拜者花费 3000 德拉克玛买下了他生前用过的泥灯。

第九,从现有资料看,爱氏似乎没有去过多少地方,他去过的
地方也许包括奥林匹亚和雅典,那里的宙斯和雅典娜黄金象牙雕
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①。

第十,从《论说集》看,爱氏所受文化教育似乎不多,他所了解
的知识主要有:

1. 荷马史诗;
2. 柏拉图^②和色诺芬作品,——主要集中在有关苏格拉底的
资料上;
3. 一些著名的希腊悲剧,尤其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
4. 希腊后期各派哲学的思想,主要是犬儒学派^③、伊壁鸠鲁
学派、怀疑派——这是作为职业哲学家所必需的知识^④。

① i. 6. 23. 但他似乎对这些艺术作品并没有太高的评价:ii. 16. 33。

② 据统计,爱氏引用柏拉图至少 60 次,如 i. 8; i. 10. 10; i. 17; ii. 1. 33; ii.
13. 21; ii. 19; iii. 16. 9—10; iii. 21. 6—8; iii. 23. 7, 20 等。Long, 2002: 69 则说,
如果包括暗引的话有大约 100 次之多。关于爱氏与柏拉图的关系,Amand Jagu(1946)
有详细论述。该学者认为爱氏继承了柏拉图思想,认为物质材料是一种邪恶的力量,
是对神的束缚。在所有的柏拉图对话录中,爱氏最熟悉的是 *Gorgias*,感兴趣的读者可
以对照:*Gorgias* 458a 与 i. 11. 11;*Gorgias* 474c 与 i. 1. 122—123;*Gorgias* 468b 与 i.
18. 1—2;iii. 3. 2—4;*Gorgias* 468d 与 ii. 26. 1—2;*Gorgias* 468 与 iv. 1. 3;*Gorgias*
525a 与 ii. 18. 11,并参阅 Long, 2002 第三章。

③ 他最推崇该派人物第奥根尼。参见 i. 24. 6; iii. 2. 11; iii. 22. 24, 57—60,
63; iv. 1. 30, 114, 152; iv. 11. 21。

④ 他在《论说集》中使用的一些哲学术语都跟亚里士多德有关,但这些术语恐怕
均非直接引自亚里士多德著作。他从未提到亚里士多德的名字,唯一一次提到逍遥学
派是在 ii. 19. 20,而且语带贬损。

这是他的全部知识。而且即使是这些知识，申可(Shenkl)也怀疑几乎全部是从克里西普的著作中学来的。这与同时代的西塞罗、塞内卡、普鲁塔克、Aulus Gellius、Philostratus、Dio Chrysostom 等形成鲜明对比。

爱氏生卒年代不详。但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基本事实对此进行大致估算。爱氏曾说，他在听鲁福斯讲学时罗马国会山被烧。据历史记载，国会山分别在公元 69 年和 80 年被烧，前一次是因为革命，后一次是因为偶然事故。《论说集》第一卷第 7 章结尾处把烧毁国会山说成是一种犯罪，故他所记住的应为前一次。他认识罗马皇帝哈德良，但不认识奥勒留，尽管他是后者的精神导师，而且后者对他赞誉有加^①。第四卷第 5 章第 17 节提到过铸有与图拉真形象相似的钱币，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信，在图拉真时代(98~117 年)他依然活着。第三卷第 7 章提到他与一位罗马国会议员、驻希腊地区的高官($\Delta\omega\rho\theta\omega\tau\oslash$, corrector)谈话。大部分学者认为，后者就是该章第 3、10 节提到的马西木斯(Maximus)。还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这位马西木斯就是小普林尼^②与之通信商讨管理希腊自由城邦事务的那个马西木斯。该信时间可以推定为 108 年。另外，爱氏在《论说集》中多次称自己为老人，而卢奇安^③也说他是一位老人。据此，我们可以推算，他大致的生活年代至少应该是公元 50 年到 120 年之间。所以，他与普鲁塔克和塔西佗差不多是同

① Marcus Aurelius, *Meditations*, 1. 7, 7. 19.

② Pliny, *Ep.* 8. 24.

③ Lucian, *Adv. Indoctum*, 13.

时代人。另外, Aelius Spartianus^① 称哈德良(公元 117~138 年在位)对爱氏很友善。《论说集》第三卷第 13 章第 9 节提及世道平和, 这似乎与史家所谓哈德良治下的“罗马和平时期”相符。4 世纪演说家 Themistius 曾提及爱氏在 Antonines 治下仍然活着, 而这个 Antonines 只能是奥勒留的前任皇帝 Antonius Pius(138 年登基)。如果后一说法可靠, 爱氏应大约生于 55 年, 死于 138 年之后。^②

爱氏死后不过一百年, 斯多亚哲学逐渐被基督教取代。后世学者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身上, 而这种专注又逐渐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极大限制和阻碍。早期基督教会对于希腊哲学采取不赞同态度, 尽管如此, 其早期思想家著作中依然可以清晰分辨出斯多亚哲学的痕迹。这在伦理学方面尤为显著。爱氏思想就是典型一例。

如上文所述, 哈德良对他很友善, 奥勒留是其忠实信徒, 称其可与苏格拉底和克里西普并驾齐驱; 塞尔苏斯对他赞美有加。2 世纪的拉丁作家格利乌斯(Gellius)及卢奇安都受过他的重要影

① Aelius Spartianus, *Life of Hadrian*, 16. 10.

② 以上爱氏生平内容参考了多种英法译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Oldfather, 1924~1928: I, pp. vii—xxx; Souilhè, 1948~1965; i, pp. i—ixxi; Long, 1982c: 985—996; White, 1983: 1—10; Hershbell, 1986; Gill, 1995: pp. xvii—xxvii; Dobbin, 1998: pp. xi—xxiii. Colardeau (1903) 虽然旧了一些, 但内容最全面, 有些观点至今仍然适用。Hijman (1959) 有一定参考价值, Xenakis (1969) 则激情有余、认识不足。Lebell (1995: p. xi) 说爱比克泰德的著作完全可以与东方的佛经《法句经》(*Dhammapada*)、老子《道德经》相提并论。A. A. Long (2002: 35) 罗列了《论说集》中所有提及爱氏本人生平的章节:i. 2. 36; i. 9. 10; i. 10. 13; i. 16. 20; i. 18. 15; i. 30. 6; ii. 6. 23; ii. 24. 13, 18; iii. 20. 19。

响,医学家兼哲学家加伦(Galen)曾专门著述反驳 Favorinus 为其辩护,早期基督教教父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约公元 150~220 年)、奥利金、Chrysostom,都对他严格的理想主义感兴趣,纳兹安祖斯的格里高里、奥古斯都盛赞他的美德。奥利金不仅在其作品中六次提及爱氏名字,而且还声称,当时爱氏的声名已远超柏拉图,因为后者仅有一些文本注疏者在阅读他的著作^①。6 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注疏者辛普利丘曾为《道德手册》做过大量评注^②,这都充分说明爱氏的著作一直受到欢迎。

1497 年,Bologna 将《道德手册》译为拉丁文。之后,辛普利丘的评注成为对爱氏思想的标准说明,并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该手册简单明了、寥寥数语,但是,稍作修改后——如将其中的苏格拉底改为圣保罗,却曾两度被用作中世纪教会和修道院的训导指南^③。1550 年至 1750 年,《道德手册》陆续出现英、法、德文等译本。

值得一提的是,来华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年),为了传教也曾将《道德手册》译为中文。译本名为《二十五言》,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第 93 册,据 Spalatin

^① Origen, *contra Celsum*, 7, ad. init. 还说:Plato “is only in the hands of those reputed to be scholars. Epictetus is admired by ordinary people who have the urge to be benefited, and who perceive improvement from his words”.(柏拉图“只有那些享有学者名声的人才会阅读,而爱比克泰德则得到了那些期望受益、并因爱氏的教导取得进步的人的敬仰”。)不过,他这里所提到的爱氏著作很可能仅是《道德手册》而非《论说集》。

^② 本书(以及所有 Simplicius 其他评注)已有英译本面世:Brennan, T., and Britain, C. trans., *Simplicius: Commentary on the Manual of Epictetus*, Duckworth, London, 2002.

^③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 Boter, 1999。

(1975)考证^①,基本上就是《道德手册》拉丁本的汉译本。译本正文共有 25 节,前有冯应京撰序言一篇,后有徐光启作跋文一篇。《二十五言》一书得名自序言作者冯应京。冯氏阅读此书后,对其大加赞赏,认为比佛经《四十二章经》远为高明,又因该书共分 25 节,故以此为名,以与《四十二章经》相对。故此,利玛窦的《二十五言》是爱氏作品的最早中文译本。

仅就四卷《论说集》而言,真正对其进行系统编辑的第一人是 Trincavelli (Venice, 1535),《论说集》英译本第一次出现在 1758 年,由 Elizabeth Carter (1717 ~ 1806)^②译成,此后直到 1925 年 Oldfather 希英对照本出版前她的译本一直是英文标准译本。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新斯多亚主义运动兴起,爱氏哲学从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这对于该运动的领袖人物 Justus Lipsius 和纪晓姆主教(Bishop Guillaume Du Vair)^③来说尤其如此。法国作家蒙田、巴斯卡^④等也很喜欢他,与他们同时代的笛卡尔也对爱氏思想有过准确描述^⑤。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 Cooper^⑥ 对爱氏及奥勒留哲学非常精通, Toussaint L'Onverture、Landor、18 世纪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9 世纪的莱奥帕尔迪(Leopardi),无不对爱氏推崇备至。

① Hadot, 2000, 156—157.

② 关于该译者的生平和成就,参见 Gausser, 1906。

③ Zanta, 1914a, 1914b 对该运动的主要人物思想渊源有详细论述。

④ 参见 Pascal, 1852。该书对蒙田和爱比克泰德进行了对比,并对后者大加赞扬。

⑤ Descartes, 1931, i. 95—97.

⑥ Rand, 1900, xi.

西方世界使用印刷术后,他的著作几乎每年都有新版出现,或为原著,或为译本,或为其作品的选集。在 19 世纪的英国,他受到 Matthew Arnold 的高度赞扬^①。20 世纪,在西欧、北美,他的《论说集》、《道德手册》曾多次译成各种文字一再出版,为众多读者和思想家所珍爱。诗人惠特曼 (Walt Whitman) 在晚年曾向朋友 Horace Traubel 写道:

“多年以来,爱比克泰德一直是我的老朋友。他本身就是
一个庞大的宇宙。他通过他的思想光辉让我在生活、世界观
上获得了自由,……我记不得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读这本书
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感觉就像重生了一次一
样。”^②

美国作家 Theodore Dreiser 在其名著 *Sister Carrie* 中写道,
“一个没有任何智商的吝啬鬼会因为损失了一百美元急得身上冒
血而不是冒汗,而爱比克泰德则在自己最后一丝物质财富消失时
面带微笑。”^③John Harvard 1638 年在其遗嘱中专门提出要为新创
办的哈佛大学备上一本爱氏的书。1762 年,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为自己的朋友推荐读书清单时将 Carter 夫人翻译的《爱比克泰
德论说集》列入其中,后来他还嘱咐为自己新办的弗吉尼亚大学购
进全套爱氏著作希腊文本。他甚至在 1819 年的一封信中称要亲自

① Arnold, 1911.

② Allen, 1979, 43—52.

③ “It is the unintellectual miser who sweats blood at the loss of a hundred dollars. It is the Epictetus who smiles when the last vestige of physical welfare is removed”. Theodore Dreiser, *Sister Carrie*, Modern Library edn.; New York, first published 1900.

翻译爱氏著作^①。美国海军将领 James Stockdale^② 承认他在越战中被俘囚禁时是爱氏思想使他保持了坚韧刚毅的力量。1998 年, 美国作家 Tom Wolfe 的小说 *A Man in Full*^③ 出版后畅销全国, 爱氏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小说描写了一个被误抓遭囚的囚犯在狱中读到爱氏著作并深受启发, 出狱后影响改造了一位百万富翁的思想, 使其放弃经营的业务转而从事布道事业。Wolfe 之所以有此构思, 据说就是受到了 Stockdale 经历的启发。由 Charles William Eliot 主编的《哈佛经典丛书》(*Harvard Series of Classics*)收录和出版了由 Crossley 编辑的《爱比克泰德名言警句集》(*Golden Sayings of Epictetus*), 由 Carl Hilty 主编的 *Glück* 也收录了《道德手册》。据 Oldfather(1927) 报道, 这两种译本当时已经销售至少 35 万册。

斯多亚哲学对西方思想界产生过深远影响。基督教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上与斯多亚哲学存在深刻关系。在整个中世纪, 斯多亚哲学对许多教士和教父产生过深刻影响。从文艺复兴到现代, 斯多亚道德思想已经渗透到了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④。斯多亚哲学的一些理论也常常出现在许多大哲学家的著作中^⑤。尽管如此, 西方学界对爱氏、斯多亚以及他们所处的古典哲学后期以及希

① Long, 2002, 269.

② Stockdale, 1993.

③ Wolfe, T., *A Man in Full*, Jonathan Cape, Random House, London, 1998.

④ 参见 Morford, 1991. Long, 2002, 24 称现代英语中如下表达保留了斯多亚思想的痕迹: *be a man; take what is coming to you; roll with punches; what will be will be; show some guts; make the best of it; go down fighting; don't be a wimp; we had this coming to us; try to be philosophical; just my luck; go with the flow; don't make things worse; you'd better face up to it.*

⑤ 王来法:《前期斯多亚学派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 页。

腊化罗马时代的思想研究依然经历过一番发展变化。传统西方哲学史研究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主流思想家”一直关注较多,而对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思想则相对关注较少。对其真正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整理发掘,主要是近一二百年来的事。19世纪末,重大的奠基性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开始面世,其中最著名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人Arnim的文献整理(SVF, 1903~1905),它是目前斯多亚思想研究的主要原始文献来源。近五六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大量涌现,有的是资料的重新翻译和梳理,有的是深入的溯源、理论探究,有的则是从较新颖的当代眼光来考察研究,如Long与Sedley(1987)对希腊化罗马时期哲学思想的翻译、整理和评注,他们以及Annas、Barnes、Hadot、Inwood、Kidd、Nussbaum、Rist、Schofield、Striker等人的研究^①等等,都极具代表性。

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道德哲学的关注。这种关注既要求对以往研究重新梳理,同时也要对其他“理论”建树不高、思辨色彩不浓的学派和思想重新发掘,由此甚至引发对其思想史地位予以重新认定。某种意义上,西方学界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古典学研究转向。在此潮流下,有时尽管原始文献稀缺,他们也能克服重重困难,做出引人瞩目的成就。如,爱氏的老师、斯多亚哲学家鲁富斯(Rufus)可供研究的资料极少,但Hense(1905)、Lutz(1947)等人仍能对其进行较为细致的考证和评价。另外,由于对道德实践的重视,他们也对情感、心理等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如Sihvo-

^① 参见附录三《爱比克泰德思想研究参考书目》。

la, J. and Engberg-Pedersen, T., Sorabji(2000)等的作品。实质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对自由与必然问题认识的深化。这些研究带动了许多相关的、非伦理哲学方面的研究和发掘,如对斯多亚逻辑学的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作品有 Barnes, J., *Logic and the Imperial Stoa*, Leiden, 1997 等。这些研究和发掘,蔚为壮观,不仅促进了西方古典学研究的进一步加深和扩展,同时也有助于对整个古典思想的本质有一个更为清晰准确的把握。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修辞学、逻辑学、语言学还是在伦理道德哲学等方面,斯多亚哲学都是对整体希腊哲学的极大发展。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他们在理论上将自然哲学上的理性求真之学与伦理实践上的求善之学相结合,力图把真与善统一于理性、神,将此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依据,充分发展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思想。因此,斯多亚学派一贯以苏格拉底继承者自居,自诩为苏格拉底学派(Socratics)。

有趣的是,亚利安在自己的名字里加上中名“色诺芬”,自觉扮演色诺芬的角色,模仿后者对自己心目中的苏格拉底进行记录,写成《爱比克泰德论说集》。与所有斯多亚哲学家一样,爱氏不仅奉苏格拉底为理想人格化身,而且还在思想和语言上有意模仿后者^①。西方学界也有人^②把爱氏说成是希腊化、罗马时代的苏格拉

① Long, 2002 对于爱氏在方法上、思想上对苏格拉底的模仿、继承、实践和推崇作了非常精细的研讨。剑桥大学古典系 David Sedley 在其 *The Origins of Stoic Theological Argument* (2005 年论文稿) 关于斯多亚哲学就是苏格拉底哲学的论证有过非常细致的研究。两位教授都认为,色诺芬的《回忆录》和柏拉图的 *Timaeus* 均被斯多亚哲学家奉为至圣经典。

② 如 Dobbin, 1998。

底。在思想上,爱氏在继承本派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人性本真作了进一步澄清,从行为心理学角度发展了斯多亚伦理哲学,将个人自由以及道德实践的矛盾统一起来,从而使真与善的结合成为可能,为“认识你自己”这一苏格拉底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明确的斯多亚式答案。某种程度上,爱氏哲学是对斯多亚派哲学乃至希腊伦理哲学的重大发展。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最老版本是 *Codex Bodleianus Graecorum Miscellaneorum* 251(S),于 11、12 世纪之交编辑而成,所有后世版本(MSS)都是在此基础上修订完善而成的。1525 年,Victor Trincavelli 据此印刷出版了第一个《论说集》印刷本(威尼斯本)。但他依据的原始手本错误百出,故几乎毫无文本考证价值。第一本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本子由 Jacob Shegk 在 1554 年(Basel 版)完成。Shegk 是图宾根(Tübingen)著名医学教授,与 Trincavelli 的本子相比,他审订的希腊文本虽在文字上并无多大改变,但由于他采用的拉丁文本非常可靠,所以得以对希腊文本数百处谬误予以校正。1560 年,Hieronymus Wolf(Basel 版)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附加翻译和点评。他所校订的这个本子在爱氏思想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的学术界未能产生应有影响,人们普遍阅读的仍然是 Shegk 校订的 Trincavelli 本。

爱氏思想研究领域的另一标志性的人物是 John Upton。他所做的校订和研究工作是在 1739 年到 1741 年之间分期发表出来的。Upton 不仅掌握多种希文手本,而且还可能握有爱氏著作的多种异文和 Trincavelli 本的一个“古抄本”,其页边注有大量该本